

杜

澤

三
三
三

十
三
三
三

枕

譚

陳繼儒
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寶顏堂祕笈及學海
類編皆收有此書寶
顏堂本爲陳繼儒自
刊故據以排印

枕譚目錄

張玄
新都
重較
舉案
曹娥碑
麥金
太形
條脫
射鳥
盜竿
結
伊傳
狄香
枕譚目錄

紫漆
二庭
叱撥
偶語
子姬
遂
廣文選
服妖
弄
仁祠
側生
五大夫
町疇

榮恩 青井 措大 蔡邕 鸞蟲 鏡聽 左祖 平楚 落月 佩魚 銀鐙 檀暈 洗馬 丈夫 穀擊

宣室 官燭 鳩杖 令甲 茗 長流 小鳳小儀 書雲 神瀝 俗眠 萬城 亭堠 渴筆 頻宮 趙九齡

任誕
笨 奉

化益
楓天棗地

枕譚
目錄

三

枕譚

華亭陳繼儒撰

吾黨讀古人書。往往承襲紕繆。至有近在目前。可以意解者。乃不能互相揭擿。殊足邪揄。偶與兒輩洗鵝而譚之。隨譚隨錄。藏於枕中。

張玄

晉書謝安傳。謝玄北伐苻堅。下邳云安與玄圍碁。玄上去一張字。讀者知爲何玄耶。按張玄與謝玄同名。人號南北二玄。

新都

後漢書志注。王莽新都。在南陽。今蜀之新都。非莽所封。

重較

漢世有諺語云。仕進不止車生耳。謂其重較也。

舉案

孟光舉案齊眉。說文案几屬也。用修引張平子。何以報之青玉案。謂以爲青玉盤。且云孟光一婦人。安能舉案。則用脩以案爲今案卓耳。以案作盤尤無據。按楚漢春秋。淮陰侯謝武涉。漢王賜臣玉案之食。則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。故說文以爲几屬耳。或于案中別置器。或竟實食。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。而况

一案乎。

曹娥碑

按世說注。曹娥碑在會稽。而魏武德祖未嘗渡江。

麥金

梁鴻傳載鴻詩二首。麥含含兮方秀。刻本皆如此。藏文類聚引之。作麥含金爲是。金與含相似。而衍爲二字也。當表出之。

太形

楊用脩引列子太行爲太形。此亦一證。

條脫

條脫臂飾也。一作條達。又作跳脫。蓋傳寫之誤也。

射鳥

傳言羿日落九鳥。鳥最難射。而一日得九。言射之捷也。後世遂以爲日謬矣。

盜竿

老子服文采帶利劍。厭飲食而資貨有餘。此之謂盜竿。竿者五音之長。竿唱則衆樂皆和。大姦倡則小盜和。故云盜竿。今本誤作盜竿。字相近故也。

結

韓文石鼎聯句序。長頭高結。喉中作楚語。結字斷句音響義同。

伊傳

秦漢前書文多况喻。伊尹負鼎於湯。謂有尹鼎鼎之才也。橫義者。遂以爲庖人誣矣。說築傅巖之野。築之爲言居也。猶卜築之築。求之而不得。遂謂起於版築。雖孟子亦云誤矣。

狄香

張衡同聲歌。鞞芬以狄香。鞞履也。狄香外國之香也。謂之香薰履也。近刻玉臺新詠。及樂府詩集。改爲秋香太謬。

紫濛

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。以青璫對紫濛。人多不知出處。按晉書慕容氏邑於紫濛之野。蓋以慕容比遼。是時宋遼方結好。故臣僚送別紀行之詩。略不譏刺。此用紫濛字。亦隱而妙矣。方虛谷注云。紫濛虜中館名。妄猜語耳。

二庭

唐詩。二庭歸望斷。萬里客心愁。二庭者。沙鉢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。謂之南庭。吐陸建牙于鐵曷山。謂之北庭。二庭以伊列水爲界。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。近有註唐音云。二庭未詳。如此尙未核。何以註爲。

叱撥

唐詩紫陌嘶嘶紅叱撥。叱撥馬名。

偶語

漢高帝既定天下。未嘗及封功臣。而諸將聚沙偶語。以留侯言。先封雍齒。乃人人自安。今按功臣年表。曹參至陳平等九人。以十二月甲申以次而封。張良至陳豨十三人。以正月封。雍齒與郭蒙以戊午封。而諸將陳武等。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相繼而封。然則曹參諸公。遠者先三十四日。而偶語輩僅陳武等二十餘人耳。此曹非有大功。何敢偶語。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辭。未可知也。

子姬

殷之德陽德也。故以男書子。周之德陰德也。故以女書姬。

遂

遂與歲通用。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。三老董公八十二。遂封爲成侯。遂卽歲也。又古作𨔵。

廣文選

阮嗣宗碑。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。而廣文選妄改良作夜。不知叔夜之死。先於阮也。中山王文本賦。乃以文爲中山王名。而題作木賦。宋王微咏賦。乃誤王爲玉。而題作微咏賦。下書宋玉之名。不知王微乃南宋人。史具有姓名。而疎謬如此。殊誤觀者。

服妖

晉傅玄奏議云。妹喜冠男冠。桀亡天下。何晏服女服。亦亡其身。內外不殊。王制失序。此服妖也。

弄

南史。東昏侯被弑於西弄。西弄宮中別道。如永巷之類是也。元美游洞庭山記載風弄。卽衙也。人多不知。

仁祠

後漢楚王元英傳。遠黃老之微言。尚浮屠之仁祠。仁祠指佛寺。唐時多以寺爲仁祠。權載之詩。逸氣凌顯清。仁祠訪金碧是也。溫公通鑑綱目。以祠爲慈。並非。

側生

左思蜀都賦。旁挺龍目。側生荔支。張九齡荔支賦云。維觀上國之光。而被側生之諠。杜子美絕句云。側生野岸及紅蒲。不熟丹宮滿玉壺。諱荔支爲側生。雖本之左思。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。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。多食側生。損其左車。則又好奇故耳。

五大夫

今人稱泰山五大夫。俱云五松樹。而不知始皇上泰山封祀。風雨暴至。休於松樹下。遂封其樹爲五大夫。五大夫秦官名。第九爵也。此可證千古之謬。

町疇

枕譚

三

詩。町疇鹿場。毛萇云。鹿跡也。說文云。町疇禽獸所踐處。漢儒解經如此可笑。原詩人之意。謂征夫不歸。町疇之地。踐爲鹿場。非謂町疇卽鹿場也。按左傳。町原防井。衍沃千寶注。平川廣澤。可井者。則井之。原阜堤防。不可井者。則町之。町。小頃也。町疇。皆說田野。

罽罽

段成式云。士林多稱雀網爲罽罽。其誤如此。按漢書。罽罽屏也。復也。臣朝君至屏。所奏之事於下。又按劉熙釋名曰。罽罽在外門。罽復也。臣將入請事于此。復重思也。今之照牆也。

青茷

史記。豫讓漆身爲癩。吞炭爲啞。其妻不識。其友識之。不言何人。初學皆不知。按呂覽。襄子馬卻不前。時事。則青茷也。

措大

今人不知措大之說。李濟翁載四說。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。以驢負醋而鬻。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。又曰。鄭有醋溝。士人多居其溝。州之東以甲乙名族。故曰醋大。皆自鄭地起也。濟翁以爲皆謬。曰。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。

蔡邕

昔人謂蔡邕無子。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。書悉以授王粲。按羊祜傳。祜。蔡邕外孫。景獻皇后同母弟。祜討

逆有功將進爵土。乞以賜舅子蔡襲。詔封襲關內侯。然則邕實有子。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。此可補傳缺。

雙聾

淮南子馬聾聾也。用脩以爲奇語。按龍無耳。牛耳皆實。其聽皆以角。可稱聾。若馬則彼此能相語。何言聾也。

鏡聽

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。鏡聽今之響卜也。

左袒

爲劉左袒。爲呂右袒。昔人頗以絳侯爲失計者。王應麟曰。考之儀禮鄉射疏。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。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左袒。惟受刑則右袒。故覲禮云。右肉袒。註云。刑宜施於右是也。以是攷之。勃誅呂之計已定。若爲呂則有刑。故以右袒令之耳。吳興陳霆則云。淖齒弑齊王。王孫賈入市中呼曰。淖齒作亂。從我誅淖齒者袒右。市人從者四百。若以袒右當受刑。則市人從討者亦當刑耶。應麟自爲得情。而不知其已屈于陳氏矣。情皆未得情也。勃老將也。已預知衆心歸劉。而不能無疑于呂氏之有黨。蓋令一下而間有遲疑未決者。立誅之以令衆。如楊素朱滔之舉耳。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。

平楚

謝朓詩。寒城一以眺。平楚正蒼然。楚叢木也。登高望遠。見木杪如平地。故云。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。

落月

落月滿屋梁。猶疑照顏色。言夢中見之。而覺其猶在。卽所謂夢中魂魄。猶言是覺後精神尙未回也。詩本淺。宋人看得深。反晦矣。

佩魚

佩魚始於唐。永徽二年。以鯉爲李也。武后天授元年。改佩龜。以玄武爲龜也。杜詩。金魚換酒來。蓋開元中。復佩魚矣。

銀鐙

銀音狼。銀鐙大鎖也。後漢書。崔烈以銀鐙鎖。今多誤銀作銀。至有銀鎖三公腳。刀擡僕射頭之句。其傳誤習舛如此。

檀暈

東坡詩。蛟綃剪碎玉簪輕。檀暈粧成雪月明。肯伴老人春一醉。懸知欲落更多情。按畫家七十二色。有檀色。淺赭所合。婦女暈眉色似之人。皆不知檀暈之義何也。

洗馬

洗馬。洗先也。騎而爲太子先導也。

丈夫

按禮十尺曰丈。男子成人之極也。夫者膚也。其智膚敏弘教也。

穀擊

蘇秦稱臨之淄中。車穀擊以爲盛。其義何居。按樂府云。齊人本好穀擊。相犯以爲樂也。

宣室

淮南子。紂拘于宣室。悔不誅文王。則宣室乃繫所。漢不宜名齋殿。

官燭

丹鉛餘錄云。宋官燭香。煙成五彩。樓閣龍鳳文者。疑是麝脂所成。

鳩杖

續漢禮儀志云。仲秋之月。賜八九十老人杖。杖端有玉鳩。鳩不咽之鳥。蓋取不咽也。風俗通記漢高故事。恐未可據。

令甲

今人稱法令曰令甲。然攷漢書。有令乙令丙。則漢律當有十卷。

茗

古傳註。茶樹初採爲茶。老爲茗。再老爲蔎。今概稱茗。當是錯用事也。

長流

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。人多不知。按帝王紀云。少昊崩。神降于長流之山。於祀主秋。秋官司寇。主刑罰也。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。

小鳳小儀

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。蓋以中書省爲有鳳池也。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。員外曰中儀。主事曰小儀。見鄭谷集。宋人猶襲之。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。

書雲

詩人冬至用書雲事。宋人小說爲分至啓閉。必書雲物。獨以爲冬至事非也。按春秋感精符云。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。宋忠註曰。雲迎日出。雲送日沒也。冬至獨用書雲。蓋指此。

神瀆

陳希夷詩。條甯火輪煎地脉。愕然神瀆湧山椒。神瀆字甚奇。而不知其出於列子。卽易所謂山澤氣相蒸。雲興而爲雨也。

裕眠

楚詞遠望兮阡眠。呂延濟曰。原野之色也。按說文。裕眠山谷青裕裕也。則阡眠字當從裕眠。

萬城

左傳方城以爲城。方本万字訛耳。唐勒奏土論曰。我是楚也。世伯南土。自越以至葉。番。引鏡萬里。故曰萬城。

亭堠

升菴有紀行詩。山遮延鷺堠。江繞畫烏亭。用事甚僻。而不知出處。按元魏改官制。以候望官爲白鷺。取延望之意。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。上句用此。漢明帝起居注。帝巡狩過亭障。烏鳴。亭長引弓射中之。奏曰。烏鳥啞啞。引弓射左腋。陛下壽萬年。臣爲二千石。帝悅。令天下亭障皆畫烏。下句用此。

渴筆

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。多渴筆。謂枯無墨也。在書家爲難。

頻宮

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頻宮。今或盡作豐宮者。非。宜作璜宮。

趙九齡

紹興甲寅乙卯間。劉麟導虜南侵。時車駕駐平江。有趙九齡者。策士也。請決淮西水以灌營。上不能用。而虜已實偵知之矣。已而韓世忠得虜會約戰書曰。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。書到明日。虜卽退師。當時但以爲卻敵之功。而不知九齡之力。蓋陰庇之也。

任誕